

ShiHuaJi ShiHuaJi

◎ 胡青坡 著

拾花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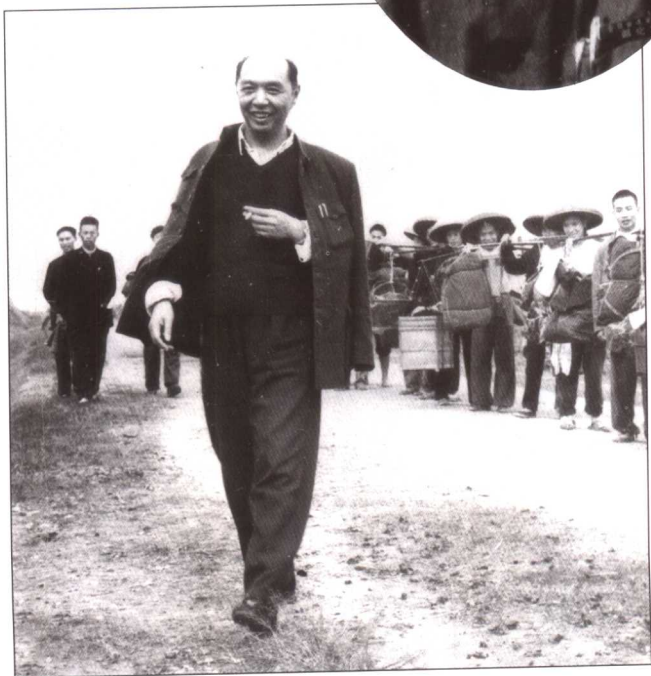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52 年秋，在武汉筹建
成立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
版社时留影，当年 36 岁。



1965 年秋，青
坡在湖南省文化
局，深入基层调查
研究，在益阳市花
鼓剧团留影。





1993年3月,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议室,左起青坡、刘志坚、王任重(原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常务副主席)、李尔重(原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叶颖、李晓丹等同志合影。



1994年12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休息室合影。左起青坡、徐秀凤、赵毅敏(原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兼秘书长)、叶颖。



1995年春节,在北京张平化同志(原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寓所合影。前排左起叶颖、张平化,后排左起唐慕兰、青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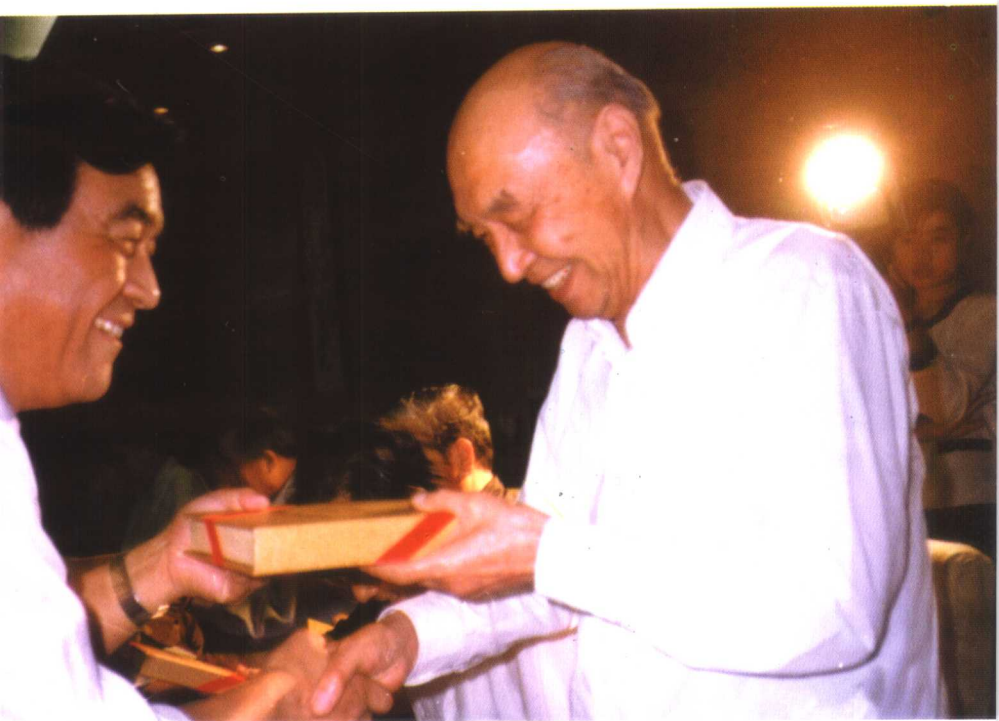
1995年春节，在北京李瑞山同志（原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国务院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寓所合影。左起青坡、李瑞山及夫人、叶颖。



1995年春节，在北京陈荒煤同志寓所，青坡（左）与荒煤合影。



1995年8月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青坡（右）与魏巍同志（著名作家）合影。



1995年8月,中国作协书记瞿泰丰同志(左)向青坡赠发“抗日老作家纪念牌”时留影。



1996年春,在北京寓所,左起青坡、程云、叶颖合影。



1996年秋,青坡在书房修改文稿时留影。



1996 年秋,在河北驻京办事处,李尔重同志与青坡(右)交谈时留影。



1997 年 4 月,在北京“长安大戏院”。左起青坡、贺敬之(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诗人)、马~~光~~波(著名剧作家)合影。



朱誠的共產主義戰士
優秀的文化工作楷模

深切悼念

胡青坡同志

侯英

二〇〇〇年八月

呼風喚雨尋常事
鉅指管窺
天地寬
莫道科技開險阻
九州
九億競登攀

六年四月作

青坡同志兩山

弟甫于北京

代序一

怀念的悼念

李尔重

新中国成立后，我和青坡同志在一起工作，他遭难时，我也遭难，过后，他和我一样，都没有把这些当包袱，他好像比我还想得开。

我在中南局工作时，他在湖南。我搞宣传工作，他搞文化工作，还是经常有联系的。文革后，我到海南岛、陕西、河北工作，联系少了。1983年我退出工作岗位，正好和他一样。搞些业余创作，我俩的路子汇合一起了，人也常见面了。他体弱多病，比我先走了一步。自然规律下，谁也挽救不了。

不论在一起或不在一起，他从壮年到老年，都是一个样：只顾工作，不计名利；紧跟党走，亦步亦趋；关心国事，亦喜亦忧。

在湖北工作时和在解放前和解放后一样，他本着党和人民的需要，创作了许多作品。在工作繁忙、时间紧迫、生活困难中，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创作和大力支持进步创作。他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激励别人的积极性；他用热情支持别人的热情，团结忠于革命的同志奋进。

在党要求用劳动人民的形象占领舞台，赶走帝王将相时，

他在湖南领导着创造了许多劳动人民的形象。有一个《补锅》，内容是一个女青年与一个以补锅为业的男青年的恋爱纠葛，刻画了人们对于补锅一类的有益于人民的劳动的看法的褒贬不同。女青年则以正确态度爱上了这个青年。对于这个剧引起了不同的议论：有人赞成，有人认为是宣传新“才子佳人”。处在夹缝中的青坡同志没有放弃对此剧的肯定态度，等待党的论证。中南局以陶铸同志为首，一致认为这个剧既有戏剧艺术的风彩，又充满了新社会劳动人民对自己的劳动和在劳动中男女相爱的高洁形象。

青坡同志高兴了，并未因此骄傲，把此事做为零的起点，继续领导大家创造了不少好的剧目。

离休后，我俩的来往更多了，俩人走在同一条路上：为纠邪风，树正风，不断地写些千字文。我们知道：在大漠之中，靠几根小草，形不成绿洲。但绿洲终于是众多小草的崛起才能形成的。小草可能枯萎，残存的草根和草子，总有机会茂盛生长起来。

如果连草根和草子都灭绝了，那绿色世界还有什么指望？

栽小草吧，扎草根吧，播草种吧。这是我们俩谁也没有说，却彼此听得清的声音。这是脚步发出的声音。

他贫血，头晕，心力不好，眼神迟钝，举步无力。我知道这是迟暮之年，黄昏的晚兆（照）。他心里也明白。

“我还是坚持早晨散步！”

每次见面，互说健康时，他总要说这句话。这是鼓励对方锻炼求健康，是自勉又自信地求健康，是相信自己还能与死神战斗夺取更长时间的健康。这是一句多种含义的语言。

实际是自我安慰、自我勉励的话。其目的是：想多做点有益事的渴望。

我和熟悉他的人都见到了他身上罩满了不良的云雾。

在战士面前不能说泄气的话，因为马克思主义战士的一生路遍坎坷也不会泄气的。

巴黎公社社员墙前的社员圣火和年年不断的鲜花，写得非常明白。

他歇歇，坐坐，又看书了，又写文字了。他失眠了，脑子里沸腾了，又把笔抓了起来。最后的几年，他就是这样渡过的。

似乎没有震撼天地的文章，出自他的笔下；他的笔力却是穿心透骨的，因为他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爱无产阶级之所爱，憎无产阶级之所憎，其恨也狠，其爱也深，在两种思想和两条道路斗争中，他的感情如火，激动不已。

他撑着已经衰竭的体力，不止地往前走，往前走，直到他停止了呼吸。但我知道他没有停止对光明的呼唤，对黑暗的咒骂。

他平静地奋斗了一生，他平静地走完最后一步，在大地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脚印。

平凡与伟大交织的脚印，平静与雷动的声音。

我静静地送他走了，把持着他留给我们的不平，继续挥着铁铲，把它铲平。

日子不可能是短的，总有一天可以铲平，人民是真正的愚公。青坡同志，你会知道的。安息吧，把眼睛合上。

2001年6月18日

代序二

青坡的人与文

程 云

人的一生可以认识、接触几千人，到老来时回头一看，经过岁月、事件的筛选，能够称得上为朋友的原来也就那么几个！青坡及其夫人叶颖同志在我的朋友“名单”中名列入首页的。

人——特别是文人，是重感情的。然而，重感情又决不等于就丧失了理智。本能地会知道择友而交。

有这一类的“文人”，他们右手拿着“棍子”，左手拿着“帽子”，摆着一副“唯我独革、永远正确”的面孔，只要与你在一起，就打算从你口中或笔下弄到点儿什么整人的材料，以供“风”来之需。……

这种人你能给他交朋友吗？令人悲哀地是这种人是到处都有，可不是哪一方的“土产”。

等而下之的还有一类同志，他们本无害人之心，在那“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年代中，也许是被迫，也许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他们也会献出你的一些“材料”来。这类同志的名字是不必记住的，是应该被原谅的，但在友人名册上也不会有他。

青坡是另一种人：

他是位快活的人。平生一大特色是与三两友人相聚（如有闲）就大摆龙门阵。天上地下，中外古今，从人生的感悟到读书的心得，从奇闻异事到花鸟虫鱼，无所不谈。他胸无城府也毫不设防。高兴时捧腹大笑，伤心处扼腕叹息。他认为：与友人闲聊是一种人生的乐趣。“神聊”既是一种知识与感情的交流，还是一种“神疗”——有益于身心的健康。在这种际遇中他把乐观的性格也感染给了友人。我喜欢他这样的友人。听他神聊如听一片天籁。

更重要的他是一位有强烈正义感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家。

他的青年时代是在冀南平原游击战争中与日寇拼杀过来的，他深知社会主义新中国来之不易；他是农民的儿子，他本能地热爱人民。他爱读书——古今中外的名著，特别是鲁迅的书。这使他成长为一位知识分子、作家，爱写杂文的作家。

他对祖国、革命事业、人民的爱是赤诚的，他又是敏感的、率直的，他就用“两支眼睛”看在眼里展开的世界了。既看到了我们的事业中的辉煌、成就，也看到了那些不可避免的或可以避免的失误；既看到了辉煌宇宙的光明面，也看了令人不安的阴暗面，甚至某些人不可饶恕的魑魅行径。于是他“秉笔而书”了。我未说他是“直书”。他那支用以批判的笔还是很注意分寸的。然而，也因此而屡屡触了霉头，不止一次地摔了跤子。

这叫什么呢？这只能说他往往是“不合时宜”吧。

触了霉头、摔了跤子之后，他并没有去总结什么消极的经验——从此搁下那支“惹事生非”的笔，而是等待平反。我们的党是英明的。活着得不到平反，死后也总会得到平反。他信这一条。平反之后，他又重操旧业，照写不误。

1962年他在刚刚摘去“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帽子”

之后，奉命去参加创办《武汉晚报》并主持副刊的编辑，他为我开了个《艺苑漫步》的专栏，无非是谈艺术。谁知在“文革”中我与他竟成了“同案犯”，双双被“打翻在地”。我在湖北，他在湖南，都因此被大批大整。但我俩从未在“地上”滚打过。友情却更深了，对他的了解也更多了。

已故著名诗人、作家李季（也同是我们的朋友）说过：

“文艺这东西有‘粘着性’，你只要干上了它就会永远爱上了它，就再也离不开它了，就被它‘粘着’了（大意）。

青坡就是被文学牢牢地“粘着”的一位。

1959年初夏，他正在武汉担任中国作协武汉分会的党委书记。毛泽东同志的著名论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虽然早已发表了，但势如飓风一样的反右派斗争也才刚刚过去。丁玲在延安时期所写的几篇短文拿来重新批判并被列入“另册”而下放到北大荒去劳动改造去了。“大跃进”虽然受挫然而依然轰轰烈烈之时，青坡又“不识时务”了，推出了一篇7000多字的长文《文学作品正确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仍然大谈文学作品应当有批判的功能。于是就被人猛轰了一“炮”。

那“炮手”非同小可，而是省里的一位专管意识形态的长官——文教书记。人家不仅可以写具有“红头文件”威力的批判文章，而且可以有权召开任何形式的批判会。青坡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呢？当“反右倾”到来时，此文再加上他平时另外一些言论被罗织在一起，被罢了官，下放到一个郊区公社去“当农民”去了。那帽子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很吃了几年苦头。

仅仅是被文学这劳什子“粘着”也倒无大碍，主要的他不

是“风”派，文如其人，他的文章是他的心声，是一位党员作家应当说的真话，后果他是不管的。

他的文章，语言是直朴的，毫无咬文嚼字，舞文弄墨的痕迹。总是言之有物，从无无病呻吟。

他的不少散文不仅可读性强，也常有耐人寻味的哲理性。

在他的文章中洋溢着对鲁迅尊崇的热情，对丁玲不公正的遭遇而抒发的带泪的感慨。

青坡与叶颖夫妇对当代名著《新战争与和平》（李尔重著）给予高度的颂扬，颂扬这位老作家的思想光辉、艺术成就和劳动热情。对戏剧家杨兰春（这是与他平辈的艺术家）也给予高度的赞扬。在文德上他既尊老而又同行相亲。

《拾花集》所收入的文字是他的自选集。他的这些“花”曾经飘落在肥沃的大地上，也曾跌落在时代的急流中。“化作春泥更护花”，这该是青坡的本意。

1996年9月26日于北京

题 记

当这个集子编完的时候，忽而想起我经历过的很久以前的两件事：第一是1953年前后，诗人李季同志跟我说过的一句话：“文艺这个活儿很有点黏性，粘上了就脱不下来。”我所以至今还记得，是因为我的经历对于文艺工作若即若离似断非断的几乎贯串我的绝大部分生活时间，也因为对它有相当的兴趣和感情，也许就是李季所说的粘性吧。为什么？我说不上来。也许是老舍同志所说他对于创作有兴趣，觉得比做别的工作更有趣味吧。我也是有机会就写点，能发表就发表发表，也印过小册子。这样过了许多年。另一件，至今也是40多年了，那时我听过一次中央首长的录音报告，它是动员反右派的报告，其中有一句话说：“文艺是一种危险的职业。”这确使我惊讶！因为从未听说过，也未在文件、书籍上看见过这种说法。其解释是文艺工作是名利场的工作，容易走上歪门邪道，弄不好就栽跟头。惊异一阵之后也就过去了，我并未在意。因为我对文艺虽有兴趣却离名利还远呢！所以组织上调我去工作的时候，还是高高兴兴的去了。这大约是它的粘性起了作用。——这是1958年我从北京回武汉时候的事情。

当时我们都高高兴兴的编刊物、写文章、讨论问题、接待作家等等。但于次年果然大祸临头，着实挨了一大棒。这时才知道“文艺是一种危险的事业”。这话是真的！但我并未真的